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四百四十九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六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之三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

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於主人主婦 賈氏公彥
曰如初儀者如賓長三獻之儀但賓長獻十一爵此
兄弟長加獻唯有六爵洗觚爲加獻一也尸酢長兄

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於主人四也致爵於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 敖氏繼公曰無從謂所獻所致者皆無燔從也無從則不啐酒而卒爵亦其異者案加爵之義有二一比於侑食勸飽之意一使長兄弟衆賓長得以伸其敬也及祝而不及佐食者佐食與旅而祝不與旅非但禮殺而已加爵而後致爵亦所以伸敬於主祭者也加爵用觚所以別於正獻也致爵於主婦既乃更一觚以自酢故篚實二觚焉酢

訖降奠于篚

通論陸氏佃曰九獻之外謂之加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是也蓋卒食之後其豆謂之加豆以其加於卒食之後也卒獻之後其爵謂之加爵以其加於卒獻之後也陳氏祥道曰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下大夫主人主婦賓三獻又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

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禮所以隆於尊者也

案大禘十三獻說者謂九獻外加爵三通嗣舉奠爲十三獻禘與時祭無加爵止有九獻竊疑特牲少牢大夫士四時之祭也大夫士有加爵而天子諸侯反廢加爵之禮於理未合疏蓋本之崔氏姑存以備考

右長兄弟爲加爵

衆賓長爲加爵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如初亦如亞獻也此亦無從尸祭
酒啐酒而爵止

爵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

賈氏公彥曰加爵停之使庭行旅酬

案大夫賓尸尸作三獻之爵遂繼之以旅酬是尸自
行其惠於廟中也士不賓尸則尸不出堂而行旅酬
之禮矣故於加爵而爵止所以示致惠之意而使上

下同其愛內外致其忱至於既醉而止也蓋三獻以申敬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獻焉斯以廣敬也加爵以盡歡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酬焉斯以合歡也

存疑教氏繼公曰鄉者三獻用爵其爵止而主人主婦之致亦用爵蓋放尸器而用之也此爵止之後室中及庭中行禮者皆用觶則此加爵亦當用觶矣尸爵止於舉觶之節又欲觶之徧行也

案加爵不言用某器蒙上文洗觚而言也下記云二觚長兄弟加爵並用之既則奠于篚矣衆賓長同時加爵其用觚可知教氏用觶之說未足據也

右衆賓長爲加爵爵止

嗣舉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嗣主人將爲後者

賈疏不言適而言將爲後者欲

見無適長立庶子及同宗爲後者皆是

舉猶飲也

賈疏舉而飲之

使嗣子飲奠

者將傳重累之者

賈疏將使爲嗣牽累崇敬承重祭祀之事

賈氏公彥

曰奠卽上文祝酌奠奠於鉶南是也 敖氏繼公曰
舉奠謂舉奠觶而飲之重適故特爲此禮是惟主於
有適者言之無適則已 孔氏穎達曰因嗣子舉奠
觶飲之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

案以傳宗廟之重言之曰受重以承祖宗之貺言之
曰舉奠祭祀之陳饌以奠而成嗣舉奠則雖在子弟
之列而已付以他日祭祀之事矣旣醉之詩曰君子
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是公尸之所以嘉告而

祝其勿替引之者也其舉奠必在加爵爵止之後何也加爵則室中之禮將畢矣若待旅酬而後舉又無以行吾敬也惟於爵止而舉奠可以明前人之保佑其子孫焉於其舉奠而洗酌又可以明祚胤之致孝其宗祖焉其序在長兄弟加爵之後而又在兄弟弟子舉觶之先情深而文美也

通論鄭氏康成日記云登餽以上嗣謂君之適長子也又云尊祖之道也謂上嗣祖之正統也大夫之嗣

無此禮辟君也 孔氏穎達曰大夫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郊特牲云舉筓角詔妥尸天子有奠筓諸侯有奠角在於饋食陰厭之時設饌於奧奠於鉶南迎尸主而入卽席東面尸舉所奠之筓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筓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大夫之嗣子無舉奠避諸侯士卑故不嫌也

案大夫辟君士卑不嫌此通例也但天子諸侯所以

有上嗣受爵之禮者以天子諸侯繼世爲君而卿大夫不世爵故其嗣子不遽行舉奠者不敢以卿大夫自居也士之子爲士者家有之故其嗣子得行舉奠禮亦卽乎人心之安焉耳

盥入北面再拜稽首

正義敖氏繼公曰盥盥于洗也再拜稽首重尊者之賜也北面亦於戶西

案再拜稽首者惟主人而已嗣繼體亦如之不敢當

西面之位故北面

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

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拜尸備答拜焉

注古文備爲復

正義敖氏繼公曰奠銅南之觶也肝卽彘之加於菹

豆者也位室中之位也坐卒解亦異其室中之禮凡

子姓受主人之獻亦立卒爵不拜既爵 鄭氏康成

曰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猶盡也每拜答之

賈氏公彥曰直言受肝明有鹽下記云佐食設豆鹽

是也受尊者賜不敢餘食若不盡直云濟之而已

案凡廟中之盥或爲薦或與執事上文舉奠者盥入欲自潔以洗酌也尸執奠舉肝必親亦猶親舉角執黍以授主人也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獻則以上嗣是也

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啐之者答其欲酢已也奠之者復

神之奠解嗣齒於子姓

賈疏姓之言生子之所生謂孫行者嗣亦孫之流故齒之

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

賈疏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是也

教

氏繼公曰舉奠酌以進尸反尸之奠解耳尸祭啐奠之如初新之 李氏如圭曰啐而奠之與接祭時同

案奠不舉或祭畢時與薦俎敦同改設於西北隅與復位者嗣復阼階下西面之位注云嗣與子姓齒此惟階下無事時則然若以宿尸門外之立位與登餼

上食之位觀之則嗣位在長兄弟之上重適也

右嗣舉奠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弟子後生也 賈氏公彥曰弟子

洗觶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東面獻長兄弟長兄弟北面拜受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坐取觶還西面拜弟子北面答拜長兄弟奠于薦北揖復位故曰如主

人酬賓儀 敖氏繼公曰如主人酬賓儀是亦在長
兄弟之右也此有代主人酬長兄弟之意故位與主
人同主人酬賓奠解于薦北此則當奠于薦南而長
兄弟則取解還西面奠于薦北也

案兄弟弟子謂兄弟之弟若子一人也

右兄弟之弟子舉解于其長

宗人告祭胥

胥支
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胥俎也所告者衆賓衆兄弟內賓

也賈疏知無長賓長兄弟者以初得獻時卽祭肺於階上其獻長兄弟如賓儀則亦獻時祭可知獻

時設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

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

賈疏上文言薦俎設于其位薦卽豆也

敖

氏繼公曰所告者衆賓衆兄弟內兄弟也公有司私臣亦存焉記言衆賓以至私臣皆肴胥膚一離肺一又云公有司獻次衆賓私臣獻次兄弟將羞乃告祭胥蓋與燕禮大夫祭薦之意同

案注謂衆賓衆兄弟內賓則佐食亦在其中矣祭胥

使之成禮又因以爲羞庶羞之節也燕禮之祭薦者大夫而已既脫屨升席故先羞而後祭所以安之也此則凡在庭中者皆祭焉又不獨薦而有俎故必先祭乃羞也告必宗人何庭長也

乃羞

正義鄭氏康成曰羞庶羞也下尸馘醢豆而已

賈疏尸豆

曉炙馘醢祝以下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

賈疏

衆賓兄弟皆在可知

無內羞

賈疏以尸尊尚無內羞決之

教氏繼公曰此

但以羞爲文則是自尸而下以至於私臣皆然也大
夫祭禮羞於尸祝主人主婦與羞於賓兄弟內賓及
私臣不同時又加以內羞此則一之亦士禮異也

李氏如圭曰少牢下篇云羞及私人辯 郝氏敬曰
庶羞卽豕肉爲之王制曰庶羞不踰牲

案天子諸侯正祭百物備故賓長受酢後薦尸以羞
豆羞籩至繹祭而後及於主祭與助祭者楚茨之詩
曰爲豆孔庶爲賓爲客毛傳以爲繹而賓尸及賓客

是也大夫正祭羞於尸庶羞四豆至賓尸則尸侑主人主婦內羞庶羞兼有之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亦有庶羞不賓尸羞於尸亦庶羞四豆致爵後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庶羞兼有之賓兄弟以下則無士羞於尸亦庶羞四豆祭胥之後祝主人以下有庶羞而皆無內羞所以明隆殺之等也祝主人以下必有庶羞何也禮無酬而不羞者雖鄉飲射一獻之禮亦有之是皆爲飲酒設也

右祭胥乃羞

賓坐取解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南奠解 楊氏復曰所取解卽

主人酬賓之解 敖氏繼公曰長兄弟在右賓在左

各象其位也

案此與鄉飲射先酬主人異者庭事非堂事也主人祝並在室中以尸不與酬故主人祝亦不與酬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特牲禮堂下行旅酬無算爵並有

在室中者不與旅酬之事大夫賓尸尸與旅酬不與
無算爵故別使二人舉觶于尸侑尸侑得舉爲旅酬
徧及堂下尸與旅酬者以其賓尸在堂故也若不賓
尸堂下無旅酬直行無算爵而已尸不與之以其堂
下不設尊堂上與神靈共尊不得行旅酬故闕之此
特牲堂下得旅酬無算爵並行者以其堂下與神靈
別尊故爲加爵禮尸于室中酌上尊堂下旅酬行神
惠酌下尊故大夫賓尸不賓尸及士之祭禮旅酬及

無算爵或行或不皆參差不等也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下文長兄弟酬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是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各守其位也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左鄉飲酒衆賓受介酬者自介右鄭注云尊介使不失故位衆受酬者受自左異其義也蓋同類之中受者於左尊右也

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尊長兄弟尊也此受酬者拜亦北面 賈氏公彥曰自飲酌已尊酬人時酌彼尊各自其酒 敖氏繼公曰阼階東之尊爲長兄弟而下設之故曰其尊若彼自有之然西方之尊亦如之東面立變於鄉飲酒酬者之儀也鄉飲酒禮賓東南面酬主人主人西南面酬介此東面酬長兄弟亦惟北面受之下放此

案此時房中內賓長亦舉主婦所酬之觶以酬宗婦

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賓酬長兄弟 敖氏繼公曰初
謂奠觶拜受旅者答拜也

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
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

錯七

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交錯猶言東西 毛氏萇曰東西
爲交邪行爲錯 敖氏繼公曰交錯謂二黨互相酬

也初儀卽上文所言相酬之禮

案飲射禮旅于西階上者皆以次相酬惟特牲禮互旅於其階交酌於其尊故云交錯以有子姓兄弟與飲射異也以辯亦遂及私人

通論李氏如圭曰楚茨云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古者於旅也語謂此時也 孔氏穎達曰旅酬之禮交錯以至於辯是得人之歡心以事其先故神安而報之以福

右賓與兄弟旅酬

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

爲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

作

賈疏堂下庭中行旅酬未訖爲加爵者作止爵故云禮殺並作

賈氏公彥曰前

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今還使爲加爵者作止爵

李氏如圭曰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賓二解繼舉

至是禮殺故不俟其畢而作止爵 教氏繼公曰奠

解既舉其禮一終於此可以作止爵矣不俟再旅者

其意亦與三獻作止爵於獻賓之前者同

案云如長兄弟之儀則尸亦酢之又獻祝致爵于主人致爵於主婦而作于主人矣既乃降奠觚于篚

右衆賓長作止爵

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解于篚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解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解於篚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
賈氏公彥曰此長兄弟所舉

奠觶卽上弟子舉觶於其長者也 教氏繼公曰如
謂儀略同耳其異者則以意定之

右兄弟與賓旅酬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
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
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弟子舉觶於其長所以序長幼教
孝弟 教氏繼公曰此舉觶爲無算爵始中庭東西

之中也其南北節則皆少南於其長之前與西上者
尊賓之弟子也是時長皆在東西面之位而拜之卒
解坐卒解也此解乃代主人舉之故其儀與鄉飲舉
解者略同

舉解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解者皆奠解

于薦右

注今文曰
奠于薦右

正義教氏繼公曰薦右賓之薦南兄弟之薦北也奠
于此者因其所改奠之處也緣長者之意不欲勞其

復遷之

存異鄭氏康成曰奠解進奠之於薦右非神惠也

賈疏

無算爵在下自相勸故謂非神惠奠于薦右同於生人飲酒舉者奠于薦右也

案無算爵正欲賓兄弟之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也其爲行神惠也明甚注疏因前有神惠右不舉之說今無算爵奠右而亦舉故曲爲之解耳必如教說乃於經例合

長皆執以興舉解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解于其所皆

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

正義教氏繼公曰執以興亦象受之其所薦右也揖

揖之使復其位 鄭氏康成曰復其位者東西面位

凡堂下拜亦皆北面

賈疏云凡者賓以下至於私人拜受送皆北面

案奠於薦左復舉而奠之薦右明將舉也奠於薦右則無所用其遷矣第執而奠於其所耳雖不變易猶必親執以明敬也與鄉飲射同此時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少者亦各舉觶於其長以爲無算爵始

爵皆無算

正義鄭氏康成曰算數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已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思定好優勸之

存疑敖氏繼公曰此亦賓先舉奠觶酬兄弟長交錯以辯卒飲者洗酌反奠於故處長兄弟又舉奠觶酬賓長亦交錯以辯卒飲者洗酌亦反奠於故處賓及兄弟又迭舉奠觶皆如初終而復始故云爵皆無算

其儀與旅酬異者唯不拜耳

案敖氏謂賓先舉奠解旅辯而後兄弟長復舉奠解
以此解無算爵與鄉飲射禮不合無算爵有二義一
則終而復始與旅酬之有爵數者不同一則惟已所
欲與旅酬之以次相酬者亦不同如敖氏解則旅酬
與無算爵一例矣或謂下記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
佐食於旅齒於兄弟今注謂無次第何也曰是惟旅
則以齒序耳非所論於無算爵也或又曰注鄉射無

算爵固云主人之觶以之次賓賓長之觶以之兄弟是明以序相酬矣曰祭禮無算爵行之堂下者也賓禮無算爵先行之堂上而後之堂下者也堂上不以序勢不能辯及於下下亦無躡而旅於在上之禮行之堂下交酌於其尊互旅於其階主於飫神之惠而已故惟己所欲而不嫌其無等也

右弟子各舉觶遂無算爵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侍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酒亦當三也不致爵禮又殺也 賈氏公彥曰利與佐食乃有二名者以上設俎啓會爾敦之時以黍稷爲食故名佐食今進酒酒以供養故名利利即養也少牢名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者大夫禮文故即兩見其名更言獻者上主人獻主婦獻賓長三獻長兄弟加爵衆賓長加爵通利洗散獻尸亦三尸飲六而士

事尸禮畢也 郝氏敬曰禮將終告利成故利終獻
以成禮

右佐食獻尸祝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尸禮畢 敖氏繼公曰戶外戶
東少南也不立于阼亦變於大夫

祝東面告利成

正義鄭氏康成曰利猶養也共養之禮成 敖氏繼

公曰東面于戶外之西

通論賈氏公彥曰祝告利成士在戶外大夫在階上天子諸侯在堂下鄭氏康成曰詩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祭禮畢孝孫往堂下西面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孔氏穎達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謏祝前主人降少牢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謏主人降此二者皆祝致尸意以告主人也所以然者孝子事尸有尊親之義命當由尊者出

非主人所當先發也天子彌尊備儀盡飾則祝先致尸意告主人已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鄭箋云告尸以利成也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

尸諛祝前主人降

諛所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諛起也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諛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

案士虞禮尸出主人不降者如尸入時堂上初位也

少牢賓尸主人送于廟門外者如其出迎之初位也
此尸入主人立于階下故其出也亦降立于階下如
初位與不賓尸之禮同

通論鄭氏康成曰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
尸尸即神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
夏

案據周官及詩疏王祭祀尸出大祝令小祝送尸出
廟門祝不出尸入于次釋服掌祧受之尸乃歸掌祧

藏尸隋與其服

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

正義教氏繼公曰言及見其先入也 鄭氏康成曰

俎所載於所俎少牢禮曰有司受歸之 朱子曰詩

云廢徹不遲以疾爲敬也

案先徹所俎者尸出宜終其事必言出于廟門者嫌
如少牢正祭佐食徹所俎仍降設於阼階南也

徹庶羞設于西序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將餞去之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 賈氏公彥曰徹庶羞不入於房而設於西序下以擬燕故也必知祭有燕者楚茨詩云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大夫當日賓尸則無燕禮不賓尸與士禮同亦當有燕 教氏繼

公曰徹者亦佐食也徹庶羞亦改設者尊尸食故未
即去之西序下其東也此先徹庶羞亦與大夫禮相
變

案庶羞尸入乃加視薦俎敦較輕且下文餽簋鉶而
不及庶羞無所用宜先徹之西序下從其方也與東
序下主人俎豆籩之設相對

存疑鄭氏康成曰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蓋宗子
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

於房

右尸出

筵對席佐食分簋鉶

正義教氏繼公曰筵對席設對席於饌東也此於神席亦爲少北其名義與昏禮之對席同下篇放此簋即敦之異名分簋鉶者以簋分簋實以鉶分鉶羹也鄭氏康成曰爲將餽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爲有對也祭統曰餽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

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

案此時奧席未徹教氏謂設對席略近北是也天子八簋餽以六諸侯六簋餽以四大夫四簋餽以二士二簋則其餽也一而已知所分爲黍者以少牢資黍決之又上文尸親啣搏黍而不及稷在所略也少牢兩鉶俱餽此僅分其一亦降大夫禮分簋之法鄭教二說不同教氏近之以鉶無會則必別以一鉶分之也鉶既爾簋亦宜同

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

正義敖氏繼公曰舉奠子姓也云及長兄弟則主人之子位在長兄弟之上明矣立于西階下俟命也其位蓋在賓之東北

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

養與餽同注古文養皆作餽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弟養其惠

不過族親

賈疏決下篇少牢二佐食及二賓長餽明惠及異姓

敖氏繼公曰

嘗食二字或當在暮者之下舉奠東面升尸席也長兄弟對之升對席也使嗣子暮故不敢以賓長對之而使長兄弟也士以二人暮降於大夫者兩也其暮惟以嗣子及長兄弟又與大夫禮相變 郝氏敬曰命嘗食暮者猶言命暮者嘗食

案祝命嘗食以祖宗之命命之也不曰餽餘者嫌其近於褻

通論鄭氏康成曰鬼神者祭不獨饗之使人餽之恩

澤之大者也

陳氏祥道曰祭禮利成則尸謏尸謏

則命餽士餽二人故一簋一鉶大夫之餽四人故兩

鉶二豆資黍於羊俎兩端然則諸侯以四簋黍則每

變以衆其分而資之可知矣天子諸侯之餽自君以

至百官下而輝胞翟鬮之吏皆與焉以明惠周於境

內也大夫之餽二佐食二賓長而已以明惠及於其

臣也士之餽舉奠與長兄弟而已以明惠止於其親

也張子曰聖人無一事不示教況廟中有境內之

象乎執事至晏朝固已飢矣故廟中而食其餘方
氏慙曰祭統云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故始則君與三
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
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
也

案據祭統不言世子餼故先儒有王世子餼諸侯世
子不餼避王之說若然則大夫無爲避君矣大抵大
夫不世爵故其嗣子既不敢行舉奠禮自不敢行登

餽禮皆嫌其以大夫自居也天子國君繼世則其嗣子既行舉奠禮自當行登餽禮故記曰其登餽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祭統以施惠言文王世子以尊祖言

佐食授舉各一膚

正義教氏繼公曰以膚爲舉亦欲其每食則啗之李氏如圭曰餽者舉膚降於尸也

案俎釋三个將以改饌則授餽者惟膚耳舉莫重於

體骨至膚則有食味之道蓋與簋黍鉶羹同致其美
焉所以加惠於子孫者不可同於事祖宗之義也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饗有以也兩饗奠舉于俎許諾皆
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祝告饗釋辭以戒之言女餽此當
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餽其餘亦當以
之也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昵也

賈疏謂二佐食與二賓長非親

舊說曰主人拜下餞席南 教氏繼公曰主人西面

蓋於其位俎者上饗豕而下饗腊與

案上餽主人之子也父拜之爲行禮也冠禮見于母
母拜之義與此同餽者答亦再拜下執爵拜同

若是者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丁寧戒之 敖氏繼公曰所以見
主人殷勤之意也三者總言之蓋禮成於三也然則
主人拜祝釋辭饗答拜者又二也

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釧食舉

正義教氏繼公曰祭舉亦振祭濟之食食乃祭鉶變
於尸 鄭氏康成曰食乃祭鉶禮殺

賈疏決尸祭鉶
告旨訖始食

李氏如圭曰祭食簋實也

案取舉執於左手猶尸之左執肺脊也先祭食乃祭
舉者黍重而膚輕也食食而後食舉亦如尸禮

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醕上暮上暮拜
受爵主人答拜醕下暮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少牢饋食禮曰贊者洗三爵酌主

人受于戶內以授次暮

賈疏引少牢見此禮亦然

舊說云主人北

面授下暮爵

存疑教氏繼公曰酌下暮亦東面于其席前之北授之

主人拜祝曰酌有與也如初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復拜爲戒也言女酌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謂教化之 教氏繼公曰初

儀主人再拜及兩暮許諾也

兩暮執爵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答主人也 教氏繼公曰此若其拜之異於上者也凡男子執爵拜皆左執之內則曰凡男拜尚左手

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暮皆降實爵于筐

正義教氏繼公曰上暮將酢乃亦實爵于筐者宜與下暮共終其事不可由便也

上暮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下饗復兄弟位不復升也 敖氏

繼公曰上饗得親酢者尸已出故也此亦變於大夫之禮大夫饗者不親酢酢主人東面鄉之於其位主人亦西面拜主人父也上饗子也先拜而不以爲嫌者以事饗之禮當然與事尸之意微相類 郝氏敬曰二饗卒爵並降獨上饗升酢主人重嗣子也

案洗爵升酢主人猶向者舉奠洗復神之奠解也凡酌酒無不拜受者雖尸之尊猶然燕禮臣獻爵君亦

拜受父子可推矣

上暮即位坐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授爵戶內乃就坐 賈氏公彥

曰主人位在戶內下暮席南西面故上暮授爵於戶內乃就坐

案即位而後拜送者禮之常猶鄉飲酒主人拜送必於阼階賓拜送必於西階之類是也

主人坐祭卒爵拜上暮答拜受爵降實于筐主人出立

于戶外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養禮畢 敖氏繼公曰戶外亦戶

東

通論陳氏祥道曰士養有戒而大夫之養不戒士養受爵皆拜大夫之養受爵不拜何也大夫之養不戒以其非舉奠也受爵不拜以其非貴者也

案士養以子姓兄弟故主人親祝而上養不復親嘏少牢之上養以賓故上養親嘏而主人不復親祝皆

相變也

右養

祝命徹俎豆籩設于東序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命佐食俎主人之俎宗婦不

徹豆籩徹禮略各有爲而已

賈疏佐食設俎理應佐食還自徹俎宗婦贊設

豆籩理應宗婦徹豆籩以徹禮略故宗婦豆籩佐食并徹之云各有爲而已者謂宗婦徹祝俎豆籩佐食徹俎俎豆籩各自有爲何必依前所設之時也設於東序下亦將燕也 賈

氏公彥曰下文云佐食徹俎堂下俎畢出文退在

下者欲見先徹室內俎乃徹堂下也 敖氏繼公曰
阼俎以其設於主人之位而名之也戶內之東祭時
室中之主位也東序下堂上之主位也宗婦不徹之
者以改設於東序非婦人之事也其設之面位亦如
在室既暮乃徹阼薦俎亦變於大夫禮

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俟告利成少牢下篇云祝告利成
乃執俎以出 敖氏繼公曰不俟改設尸俎而先出

者亦異於大夫此云戶西則主人立於戶東明矣
賈氏公彥曰案有司徹不賓尸祝執俎出於廟門有
司受歸之

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婦薦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
祝薦席徹入於房 敖氏繼公曰此所徹者皆置於
房故宗婦得爲之不言席文省

存疑賈氏公彥曰宗婦徹祝豆籩入房者爲主婦將

用之燕內賓于房

案豆籩自東房出還徹之入於房宜也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謂燕于廟後之寢也丈夫之燕不於堂則房中蓋未必有婦人之燕

通論鄭氏康成曰周官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胾俎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王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則內小臣徹之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納一尊

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

匪符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匪隱也少牢禮曰南面如饋之設
敖氏繼公曰既餽復改設而未即徹去者重其爲
神之餘食也一尊酒尊也納於室中之北墉下必納
之者以酌神之酒於是乎取之故亦改設而未即徹
於徹室中之饌乃并去之不納玄尊者以其初不用
於神也佐食闔牖戶因後出而爲之 李氏如圭曰
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孫炎注云屋漏者當室之

北日光所漏入也

案少牢不賓尸之改饌有司官徹此則正祭時設薦
敦者主婦設俎者佐食至徹而改饌皆佐食爲之殺
於大夫又改饌非婦職也士虞禮則以祝主之變於
吉祭也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則士之改設而東面者
喪祭吉祭皆同所以別於大夫之改設南面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謏
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此所謂當室

之白

賈疏謂西北隅得戶之明者

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

矣

賈疏謂祭於奧中不得戶明

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

厭也

賈疏引之者證成人備祭陰厭陽厭並有之義

賈氏公彥曰孝子求

神非一處故先爲陰厭後爲陽厭大夫禮陽厭南面此士禮東面雖面位不同當室之白則同

辨正吳氏澄曰厭者殤祭之名此名不施於正祭也而鄭氏以祭初饗神于奧爲陰厭祭未改設于屋漏爲陽厭後人承其誤陸氏佃破其說之非是者得之

案祝又告利成爲暮也暮尸之餘所以終事神之事且爲主人降節故又告焉筵不布於地而用以匪納一尊而無爵觶皆非飲食之道舊說以此爲陽厭未必然也據曾子問祭成人者必有尸而祭殤必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非以祭祖禰時尸未入之始爲陰厭尸既出之後爲陽厭也且厭而以飽飫爲義則方始奠而祝饗神安得遽飽神嗜飲食尸醉飽而出矣又何藉以尸食之餘既暮之後而以

飫神乎抑非用筵闔牖戶皆尚幽闇之意於陽厭之
義無當也蓋徹而不遽徹所以重之故改設於西北
隅用筵而非明示以異於神席之意則不可謂之陽
厭明矣

右徹改設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送賓也凡去者不答拜 教氏
繼公曰門外廟門外也賓既出則婦人亦徹室中之

饌與

案宗人告有司具則於門外位所以詔入也此告事畢則於堂下位所以詔出也凡祭者之出入亦以此爲節

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

正義鄭氏康成日記俎出節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也 敖氏繼公曰阼俎執事俎之最尊者故其出也以之爲節賓長以下各自

執之出以授人既則復反其位 郝氏敬曰賓及兄弟以下之衆俎畢出各以歸也

案堂下俎自賓俎而下祭畢乃徹此吉禮之通例與鄉飲射燕之徹俎乃羞者異矣

右禮畢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鞶

食音嗣
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

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

臣

賈疏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與裳同色大夫之臣朝服素韠此緇韠故云下大夫之臣

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 教氏繼公曰皆者皆

賓與兄弟及公有司私臣也助祭必朝服而不玄端服者與人之祭宜盛服也朝服用玄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玄端此緇韠者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與

案卿大夫士助祭之服視祭於已之服皆加一等故
士之賓兄弟亦如之所以然者惟天子不助祭降而
五等之君無不助祭者其助祭之服皆加於已之祭
服所以明有尊也則國君之臣視此矣記曰卿大夫
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
已實則弁而祭於已者惟國君耳若大夫亦冠而祭
於已如少牢之玄冠朝服是也大夫降而朝服故士
降而玄端蓋自諸侯以達於士等而下之不爲屈也

其助祭之服皆加等自士大夫之有司兄弟推而上之以達於君不爲僭也

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

正義鄭氏康成曰與主人同服 敖氏繼公曰士尸服玄端亦以其爲卒者之正服也然則尸服卒者之上服唯喪祭耳祝佐食與主人亦玄端者以其事尸於室尤爲近之故服宜與尸同言玄端玄裳又言黃裳雜裳可也者蓋以賤者或不能備服故制此禮以

通之 孔氏穎達曰玄裳黃裳雜裳謂玄端之裳也
朝服則素裳

通論楊氏復曰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蓋天子諸侯玄端朱裳故朱韠大夫玄端素裳故素韠士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故爵韠

案五冕皆上玄下纁爵弁服亦下纁記曰衣正色裳閒色是也皮弁服則素衣素裳皆絲爲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是也至朝服則緇衣素裳衣用布而裳

則絲矣玄端以玄裳爲正而黃裳雜裳亦通用之故云可也鄭氏以玄裳黃裳雜裳分上中下三等士蓋未必然

總論孔氏穎達曰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齊祭異冠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記曰玄冠綦組纓爲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又曰五冕色俱玄齊服玄衣玄冠玄者陰色鬼神尚幽陰又曰韠從裳色祭服大夫以

上謂之鞞士爵弁謂之鞞鞞記云君朱大夫素士爵
韋是玄端服之鞞也又云一命縕鞞再命三命赤鞞
是玄冕爵弁服之鞞也案詩毛傳天子鞞純朱諸侯
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鞞也大夫赤鞞色又淺耳
士縕鞞爲赤黃之間其色淺赤

案鞞亦有不從裳色者如此記朝服素裳而緇鞞是
也

右記祭服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滌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
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

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

賈疏謂主婦當受致之時用此爵也主婦致爵於主

人時不取堂下爵

二觚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

迎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

賓弟子兄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

賈疏一觶酌奠是嗣

子雖飲還復神之奠觶也餘有三在兄弟弟子舉觶
于長兄弟長兄弟奠于薦北至爲加爵者作止爵時

長兄弟坐取其奠解酬賓辯卒受者未實解于筐時
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于其長即用其筐二解故
三解並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賈疏利洗散是也
用也

尊者舉解卑者舉角

賈疏大夫尊用爵士卑用角

舊說云爵一升

觚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李氏如圭曰賓獻

尸之時爵止主人當致爵于主婦故爵二也 敖氏

繼公曰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爲加爵因以致于主人

主婦既則更之以酢于主人也

壺於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罌

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

覆芳屋反冪元作冪舊監本已改正今從之

正義敖氏繼公曰壺於禁廢壺之於禁也既奠乃設冪則未酌之前用蓋與鄭氏康成曰覆壺者盥瀝水且爲其不宜塵冪用綌以其堅潔禁言於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

賈疏禮記云大夫用於士用禁禁有

足至祭則去足名爲於禁不爲神戒也

賈氏公彥曰未奠不設冪卒

奠乃設之楊氏復曰奠酌奠奠于劍南時即位尸

即席坐時也

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

正義鄭氏康成曰：舊說纁裏者，皆玄被烝擇互文。教氏繼公曰：籩用巾，謂既實而陳之之時也。及將設，則去之，獨籩用巾者，以其未即設，故爲禦塵。此巾云纁裏，則是凡巾皆複爲之矣。

通論孔氏穎達曰：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蟲好食，宜數數揀撰，省視之。

鈎芻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苳。

苳音桓，注今文苦爲芻。

正義鄭氏康成曰苦苦茶也苳苳屬乾之冬滑於葵
詩云周原膾膾苳茶如飴 敖氏繼公曰此無羊銅
故豕銅亦得用苦然則銅筆之異者非爲各有所宜
也士虞禮記云有柶 孔氏穎達曰夏秋用生葵冬
春用乾苳 方氏慤曰苳苳其性滑周官所謂調以
滑者此也

棘心七刻

正義鄭氏康成曰刻若今龍頭 敖氏繼公曰喪祭

七用桑吉祭七用棘者喪桑音同吉棘聲近故也

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饔爨在西

壁

正義敖氏繼公曰士喪禮云爲筮于西牆下又吉凶
之饔爨皆近於壁以是例之則凡門外之爨亦在牆
下明矣士饔爨在內者以宗婦主其事也大夫則以
廩人爲之故其爨亦在門外 鄭氏康成曰饔炊也

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椳

賈疏爾雅釋
宮檐謂之椳

孫氏云謂屋栳周人謂之栳稷在南

斫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

去起

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

賈疏不絕中央少許

立縮順其性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
賈氏公彥曰少牢舌載於斫俎橫之此言縮俎者彼據俎上爲橫此據鄉人爲縮
敖氏繼公曰既實牲體于鼎乃制此而實于其上載謂載于斫俎心

古皆當牲體之中爲內體之貴者故不他用而專以進於尸又見少牢禮

案升鼎與載俎其位置皆同少牢云其載于所如初爲之于爨也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堂東夾之前近南 敖氏繼公

曰經惟云豆籩鉶在東房蓋主於尸者也此又見賓與長兄弟之薦則祝主人主婦之薦亦在東房矣賓

賓長也其餘次賓次兄弟而下與內兄弟及公有司私臣也公有司私臣有俎則有薦可知少牢私人有薦胥

案堂下之薦惟賓與長兄弟先薦于階上自東房出所以異之也

右記陳設器物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淳沃執巾者

在匱北

奉芳勇反淳之純反今文淳作激教云者一人三字疑衍

正義鄭氏康成曰匱北執匱者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淳沃稍注之 郝氏敬曰澆灌曰沃細瀉曰淳案內則曰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約進盥于尊者之禮皆如此

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宗人代授巾庭長尊 敖氏繼公曰振之三爲去塵敬也宗人授巾尊尸也卒謂已扱手受巾亦以簞少牢禮曰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

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

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

辟音避

正義敖氏繼公曰入入門也出出戶也言主人及賓則兄弟之屬在其中矣

嗣舉奠佐食設豆鹽

正義鄭氏康成曰肝宜鹽也 敖氏繼公曰置鹽於

豆而設於舉奠之前爲其食肝也

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事將有事而未至

凡祝呼佐食許諾

正義鄭氏康成曰呼猶命也

右記執事者之節

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齒從其長幼之次尊庭長 教氏

繼公曰記末云公有司獻次衆賓宗人亦公有司也

乃齒於衆賓者所謂有上事者貴之也

佐食於旅齒於兄弟

正義敖氏繼公曰佐食已獻于室中故獻兄弟時不與而但與其旅酬也云齒於兄弟則士之佐食亦其兄弟明矣

右記宗人佐食獻旅之次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

賈疏

亦先尊東方經云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西方是賓以其男子故在前設尊此處爲房中婦人設

尊故知亞
次西方

敖氏繼公曰兩壺皆酒南上者以其先

酌在南者與

案房內設兩壺一爲內賓一爲宗婦也兩壺皆酒而
云南上者尊內賓下云內賓立于其北則壺在西墉
下之南

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

賈疏姑姊妹
賓客之類

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於所祭爲子孫

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

房而北

賈疏房中以
北爲北堂

教氏繼公曰內賓立於尊北

記者蓋取尊爲節而見其位之所在耳其實內賓之位已定於未設尊之先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

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宗婦之少者舉
觶於其長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
長交錯以辯宗婦之長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
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少者各舉觶于其長並行
交錯無算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于主婦之東南賈疏
不背
主婦又得
邪角相向
教氏繼公曰此旅酬之儀雖與在庭者
略同然亦不能無少異主人既酢內兄弟主婦則酬
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之奠于右及

兄弟舉旅之時內賓之長亦取奠觶以酬主婦主婦以酬次內賓次內賓以酬宗婦之長亦交錯以辯內賓宗婦之少者又各舉觶于其長以爲無算爵始亦交錯以辯皆不拜略如鄉射無算爵之儀然則房中之筐其實一爵三觶與

案房中相酬之儀教說與注微不同教氏爲密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

正義教氏繼公曰此儀已見於經而記復著之蓋備

載其所聞耳

案重明之者見室中地窄授受者多於戶外也士虞記主人有事宗人戶外詔相上文佐食當事未至則立于戶外皆此意也

右記房中及宗婦贊薦之事

尸卒食而祭饔饗雍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饔饗亨者祭雍饗

賈疏周官亨人其職主饗亨之事

用黍

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云爨者老婦之祭

賈疏彼注老婦先炊

也者盛於盆尊於瓶

敖氏繼公曰此以尸享祭而祭

竈亦見其尊尸之意牲魚腊之爨皆謂之雍爨少牢禮曰雍爨在門東南北上

通論孔氏穎達曰祝融古火官之長是竈之神常祀在夏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以先炊老婦配之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而已所以不同

右記祭饗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爲禮乃去之賈氏公彥曰大夫有賓尸者尸出賓不送以其事終於賓尸故也

右記賓送尸之節

尸俎右肩臂臑肫脰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乃臑

報反肫同膊
音純脍音格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

於尊者

賈疏決少牢三脊脅俱有此但有二體

不貶正脊不奪正也

賈疏

長脅亦不貶者義與正脊同

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

食未飽不欲空神俎

賈疏欲尸既舉脊脅猶有脊脅在不空神俎

楊氏

復曰凡牲體四肢爲貴故先序肩臂臑膊脍於上然

後序脊脅於下 教氏繼公曰長脅即正脅也士之祭其俎豆之屬既貶於大夫者二其俎實之脊脅之骨又各貶其半皆降殺以兩之意也

案脊脅比少牢殺其二比士虞則加其二隆吉祭也通論賈氏公彥曰凡俎實之數有九有七有五皆是奇數以其鼎俎奇故實數亦奇而相稱 楊氏復曰

牲體去兩髀不升合左右兩相爲十九體神俎不用左體故少牢只用右髀不合兩相爲十一體特牲於

右胖十一體之中不用脰脊代脅故爲九體士虞喪
祭於左胖十一體之中去脰脊橫脊短脅代脅故爲
七體

膚三

正義教氏繼公曰特牲無膚俎故以膚附於牲俎焉
三者亦貶於大夫之尸也凡膚與牲體同在尸俎者
大夫五士三少牢下篇言尸之豕胥膚五是也大夫
以上膚若別俎則若七若九以差而加之 鄭氏康

成曰爲饗用二厭飫一也

案注謂膚三皆有以用之但士虞不行餼禮其膚祭亦三當以敖氏之說爲正

通論陳氏祥道曰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胃豕雖有膚然四解而未體折無膚豚而未成牲無膚士喪禮豚皆無膚以未成牲故也大遣奠無膚少牢四解無膚以未體折故也士虞禮膚祭三取諸左臚上鄭康成曰膚脅革肉蓋豕肉之美者不過脅

革肉而已故禮於膚皆謂之倫膚

離肺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離猶揜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
心謂之舉肺

剝肺三

剝七本反注
今文剝爲切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尸主人主婦祭
教氏繼公曰
祭肺或言剝或言切皆見其制也

魚十有五

正義鄭氏康成曰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同此所謂經而等也 教氏繼公曰此盛祭禮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曲禮彙魚曰商祭祭用乾魚商度燥濕得中而用之 陳氏祥道曰魚非正牲故其俎在牲體之下以其陰類從月特牲少牢尸俎皆十有五取盈數於三五故也若夫飲食之禮則不然公食

大夫魚與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若七若五則一命之魚七再命九三命十有一天子諸侯魚數不見於經先儒謂諸侯十有三天子十有五理或然也士昏禮魚十有四攝盛也其加不至十有五者貴偶也

腊如牲骨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賈氏公彥曰言牲骨則一骨二骨兼在其中 敖氏繼

公曰惟云骨而不言體者骨可以該體而體不可以該骨也言骨則體在其中矣

通論陳氏祥道曰禮有莞腊有鮮腊有全腊有半腊聘禮賓之飪鼎有鮮腊上介之飪鼎無鮮腊公食禮上大夫之俎加鮮腊下大夫亦無鮮而昏禮腊必用鮮則用鮮者禮之隆也少牢鼎腊一純特牲士冠昏皆用全士喪殯奠士虞胖而已不用全者禮之畧也周官獸人凡獸入於腊人腊人掌乾肉蓋折而乾之

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

祝俎髀脰脊三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

賈疏言凡者祝佐食賓長長兄弟宗人之等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

得奇名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賈疏少牢二牲故祝俎無加

賈氏公彥曰特牲加其可併者二骨是尊祝也佐食

已下卑無加下注云三體卑者從正 敖氏繼公曰

髀謂右髀亦用尸俎之不升者也脅代脅也不見之者上言腓脊則此爲代脅可知矣祝脊脅用二骨見其尊於執事者也此離肺膺肺也祝祭以離肺其義與虞禮同

胙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尊得祝之加數五體又於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 賈氏公彥曰脅骨多不嫌與尸同用右體猶脊然也 敖氏繼公曰胙

俎尊乃不用左肩而用左臂者屈於尸也脊脅非體也故得與尸同以伸其尊亦以特牲之俎實少故耳少牢俎實多故主人主婦脊脅皆減於尸

案特牲主人既辟尸不用左肩其餘諸俎亦未見有用左肩者豈分以爲殺胥之用而少牢所謂其胥體儀者雖餘骨亦必儀度其貴賤而以次進之與

主婦俎彘折其餘如阼俎

彘苦角反又戶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彘後足

賈疏案士喪記明衣裳長及彘注云彘足跗是彘後

足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臠折辟大夫妻也

賈疏少牢主婦用左臠此士妻辟之用後右足不用後左足者左足大卑故也餘謂脊脅膚

肺 教氏繼公曰凡牲固皆折也然經文之例其先

言體乃言折或單言折者必非正體若全體者也蓋與折俎之說不同主婦俎之脊脅其名不必盡與阼俎同乃云如阼俎者亦大畧之言也少牢阼俎脊脅皆牢主婦俎之脊脅但用羊也則此可知矣

佐食俎敵折脊脅膚一離肺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體卑者從正 賈氏公彥曰直
云脊脅不定體名欲見得使用之 敖氏繼公曰殼
非正體折骼之下而取之故云殼折主婦俎與佐食
同用殼而主婦尊於佐食則主婦右佐食左與
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
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
畧之 敖氏繼公曰凡骼與殼連乃爲全體上文兩

見敵折則此骹亦非全體矣不言骹折者以其可知不必言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亦謂折分其全體也不言其體者或以其所用者不定故與其餘謂脊脅膚肺李氏如圭曰衆賓長兄弟爲加爵宗人庭長授巾皆接尸故亦三體

案敵骹教說與注不同疑教氏得之以敵踐地既賤而又小若以一敵折而爲二則不成體矣主婦尊佐食接神亦貴不應太簡乃爾也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胥膚

一離肺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者升

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

賈疏謂長兄弟及宗

人已上俎皆三體以接神及尸貴也

凡骨有肉曰殺祭統曰凡爲俎者

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

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

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賈氏公彥曰不言折而言

殺胥又畧矣自衆賓以下賤不接尸神其俎折體而
已 教氏繼公曰公有司公家所使給私家之事者
也私臣私家之臣或已所自有或假於他家皆是也
云若有者不定之辭祝宗人亦公有司也已見其俎
於上若有之文主於殺胥者耳此俎無脊脅者以其
或用脊若脅爲殺胥故也 李氏如圭曰禮器云羔
豚而祭百官皆足此之謂稱

案春秋傳以折俎爲殺胥則殺胥者體解之通稱對

郊禘之全胥言也此記云殺胥是俎體之最略者承上文三體五體言也牲體以四肢爲貴脊脅次之就四體而論殷人貴後周人貴前故前體爲貴而後體次之就前體而論肩最貴臂次之膈又次之其序自上而下也就後體而論髀爲貴肫次之髀爲下其序自下而上也此篇歷序俎之牲體并詳其體之爲全爲分數之或多或少而廟中執事之尊卑又因而見焉體有貴賤而用全體者爲隆如尸俎之全用右肩

臂臑肫骼祝俎之全用右髀胾俎之全用左臂是也
其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佐食俎之用觶折是
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并不言半矣如
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雜用餘體之
可殺者而并不言折矣衆賓衆兄弟以下之殺胥是
也殺胥之數一而已等而上之是有上事者也其體
之數有三焉若賓長兄弟及佐食宗人是也又等而
上之是爲神尸將命相禮者也其體三而加其可併

者二則有五焉祝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宗廟主者也其體五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七焉主人主婦是也又等而上之則爲所祭者其體九而加其可併者二則十有一焉尸是也而一牲之體其不用者亦僅矣由士禮而推之大夫由大夫禮而達之諸侯天子雖經闕有聞其隆殺之等亦可想見云

右記俎實

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

獻次兄弟升受降飲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

之亦皆與旅

賈疏上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此但言獻次不言旅以宗

人佐食約之亦皆與旅者亦此二人也

賈氏公彥曰祭祀擇取公有

司可執事者如舉鼎七載之類爲衆賓門外在有司羣執事中八門列在西方東面餘者在門西北面位兄弟雖無上事亦皆在東方西面位族親故也私臣之中擇爲賓者使爲佐食前文佐食北面立於中庭

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是也其餘獻在兄弟後者職賤也 教氏繼公曰門西者尚右門東者尚左亦各變於東面西面之位者也獻公有司於西階上私臣於阼階上其受爵則惟二者之長拜於下乃升受主人答拜乃降飲餘皆不拜 郝氏敬曰公有司賓屬門西賓位也私臣主屬門東主位也

案惟佐食齒於兄弟其餘私臣不敢齒於兄弟自不敢齒於衆賓而凡廟中異姓之賓擇之公有司者爲

多矣

通論賈氏公彥曰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以此經例之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祭統曰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也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不以姓也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衆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

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與

案公有司私臣爲大夫士言之也若天子諸侯則助祭者皆臣何公私之有疏引文王世子謂天子諸侯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同姓亦以爵序是也謂阼階上者皆無爵則恐未然戚戚兄弟君子篤焉胡概齒於齊民也助祭者必選擇而後與雖有庶人在列者或寡矣西則冕服而東皆布衣天潢不太無色乎蓋

異姓之賓專以爵同姓之兄弟亦先以爵爵同而後以昭穆昭穆同而後以齒三公六卿與五等之諸侯最在上而大夫士以次位焉其侯國之卿大夫入天子之廟則在門東門西北面之位與若然則如外朝之位者亦大畧如之不可盡拘以朝士之法也

右記公有司私臣位及受獻之次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張東愚

謄錄監生臣于飛鳳